



忆昌宛子弟兵团的组建

任正通

1940年百团大战和秋季反“扫荡”中，平西主力部队战斗减员很大。尤其是七团在平北地区与五倍于自己的敌伪军连续作战两个月，返回平西未及整顿又投入秋季反“扫荡”，部队伤亡减员更大了。

为及时补充和扩大平西挺进军主力，昌宛县成立了子弟兵团。张逮县长兼任团长，县委的史梦兰兼政委。各区成立中队，区委书记、区长兼教导员、中队长。挺进军七团派来曹志学、谭林、邱灵云、张雨、杜延中、白生会等同志分别担任团、中队的副职。动员组织工作主要由地方同志负责，军政训练主要由部队来的同志负责。

昌宛子弟兵团的组建是在极为艰苦动荡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时的昌宛县经1940年“扫荡”后，东至青白口、田庄、雁翅、大村，西至清水、杜家庄，南至大安山、吕家村、大三里、庙庵梁，北至沿河城、楼岭等地都建了日伪军的据点。老乡们都跑到距村庄很远的深山里躲藏着，他们有的住山洞，有的搭窝



铺，支起临时锅灶，在缺吃少穿的条件下，打汤熬水吃了上顿没下顿地过日子。县区干部的吃、住办公也没个准地点，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他们。日伪军出来搜山，老百姓就掩护机关干部们转移，那真叫“同生死，共命运”。昌宛团的团部就驻在马家堡任成茂家的草铺里。昌宛县委、县政府召集较大的会议，也只能到山（大寒岭）南边的宝水村、秋林铺村一带进行。昌宛县的司法及其在押犯人一同迁到房山县的蒲洼村北山上的一个山洞里。

当时的党组织号召群众，主要是对男性青年参军进行动员，工作极为困难。因为永定河和斋堂川的较大村庄几乎都被日伪军控制，群众分散在深山峡谷中躲藏。日军开始进来时，原来向群众宣传说：“敌人住不了多久，很快就会撤走。”后来，一个月、两个月都过去了，直到现在，日军不但没有撤走，炮楼越建越高，据点越来越多。还架设了固定的电话线，修通了由落坡岭至杜家庄的临时汽车公路。黑夜里，日军还常常向有可能住人的地方打几枪、放几炮来吓唬群众。这时很多群众感到日军撤走无望，情绪悲观。村里的青年在这种危难中不愿离开父母亲人去应征入伍。面临这样的局面，县区干部做参军的思想动员工作的确也很困难。再者，昌宛县的人民已经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艰苦抗战，已有3000多名男性青年分别参加了八路军的六、七、九、十团。此次一次性扩军任务大，要求完成的时间短。当时县委、县政府在做好思想动员工作的基础上，采取如下措施：一是家中确实不能脱离或身体原因以及地方敌



对斗争需要的留下除外，号召其余适龄的中共党员全部报名参军；二是指定部分县、区、村干部带头报名参军；三是强令模范队、青抗先集体过渡到子弟兵团；四是到敌人控制的村庄动员参军。

在形势非常残酷的条件下，由于有党员和各级干部的带头作用，广大青年群众还是纷纷响应，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组建起有1100多人参加的昌宛子弟兵团。当时的昌宛四区（史家营乡）10个行政村17—25岁应征男性青年大约有300人。县委原计划从这个区动员80人参军，但经过思想动员，不到10天就有310人报名（还有20名青年妇女）。经过审批，该区145人参加了军，其中有党员48名。史家营村18名男青年全部报名参军，该村党支部书记陈茂森亲自领着他儿子陈广玉到中队部报名参军。他当着领导和大家的面指着儿子陈广玉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打不走日军也没法行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去吧！”这种恳切之情溢于言表。这些青年都是怀着“卫国家，保家乡”杀敌上战场的怒火报名参军的。

子弟兵团组建起来后，进行了紧张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政治教育主要是结合当时国内外形势，讲解毛主席《论持久战》，引导大家充分认识当前一段时期内，斗争形势会更加艰苦。与此同时，还不断进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的教育。军事训练总的原则是“实用，速成”。除进行一般队列操练外，首先要学会维护和使用好手中的武器，操练一些简单的战术动作。然后，结合实际进行紧急集合、夜行军等各种训练。



边训练边战斗，这是当时客观斗争形势的要求。因为从团部到各个中队所处的环境都是四面受敌，不战就不能组建，不战就不能生存。毛泽东说：“从战争学习战争——就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子弟兵团几乎是边组建边训练、边战斗边学习。

团部和一中队在马家铺，四中队在杨林水的突围战斗中，是一次胜利的实际战例。上石堡的战例则更是明显例证。1940年12月的一天下午，四中队的一个排原计划当夜赶至南窖，远距离地袭击该据点。不料，行至上石堡与敌前哨班遭遇。凭着我们的勇敢精神和熟悉地形的优势，主要用手榴弹和敌激战，不足10分钟，歼敌过半，缴敌步枪4支，取胜。杨林水村新入伍的共产党员任成国和史家营村新入伍的一位姓史的战士在这次战斗中光荣牺牲。子弟兵团除了打一些反包围、遭遇战之类的被动仗外，更多的还是抓住有利战机主动向敌人出击。夜攻大三里炮楼，摧毁该据点；在傅家台至太子墓之间设伏打击敌人汽车运输队的战斗；出动两个连队一夜之间将敌杜家庄至清水、七里坟至煤窝的电话线全部割断并运回为我们所用；到马栏口山头打几枪、拉响地雷震慑敌人；在马栏、燕家台村支大锅虚张声势迷惑敌人等行动都是明显例证。总之，子弟兵团成立后，通过边学习、边训练、边战斗，既锻炼了自己，也打击了敌人。

1941年春天，子弟兵团离开昌宛，开到涞水县的宋各庄



一带，编入了平西主力八路军七团。到了夏季，子弟兵团被命名为七团二营。

回忆这段经历，感慨万分，赋诗二首：

一九四〇百团战，平西成立昌宛团。
张逮县长兼团长，政治委员史梦兰。
踊跃报名青抗先，黄岭西排马栏连。
共产党员做模范，参军参战走在前。

白天训练夜里战，破坏道路割电线。
大刀长矛手榴弹，配合主力打据点。
大墩二墩地雷战，日军尸骨飞上天。
游击半年斋堂川，编为挺进第七团。

子弟兵团编入七团初期，面临诸多困难。首先是部队的巩固问题。子弟兵团编入七团后，一度出现有干部急躁、个别战士偷跑离队“开小差”的问题。后来，团长陈坊仁、团政委李志远亲自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引导大家学习毛泽东主席关于人民军队官兵一致的原则和切实贯彻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精神。后来集中进行整治、军事训练后，干部战士的思想问题才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

部队的巩固问题解决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三缺”。即缺吃、缺穿、缺武器。1940年秋和1941年春两次反“扫荡”后，日军对我平西抗日根据地实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相结合的总体战，妄图以囚笼政策困我们于死地。当时平西的



东南地区（房、涞、涿）和矾山堡（河北省涿鹿县）一带被人们称为米粮川的地方几乎全部都成为敌占区，这时吃粮的大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1941年夏天，我们部队在房山县宝水村一带驻防。由于粮食供应困难，部队由一天两干一稀改为两稀一干，又由一天三餐改为一天两餐，这样还是供应不上。有一天，时已过午，我们全营上至营长、下至每一位战士连一顿稀粥还没吃上。我记得当时有这样一句话：“不怕日军的飞机大炮，就怕我们的肚子饿得乱叫。”部队战士的穿着供应也很困难，如部队战士穿的鞋子百分之九十五靠县、区、村各级妇联会千家万户发动妇女去做。做出来的鞋子质量不一，几个月才发一双。有的鞋子穿不了很久就坏了，老红军们都能寻些破布条、荨麻打草鞋穿，当地的干部、战士不会打草鞋，只好用麻绳、树匹子（榆树条的嫩皮）捆，穿在脚上前露拇指后露脚跟。人们说我们穿着“露两头”的鞋行军打仗，学武操练。平西根据地内既不能种棉花，也不能织布，人们的穿衣困难可想而知。

1940年冬，每人发了1套旧棉衣和1套新单军衣。原来说新单衣和旧棉衣套着穿，到1941年天热了，新的单衣尚未发下来，战士们只好将套了一冬穿的单衣当夏衣穿。但是，干部、战士感到最困难的问题就是武器不足。全营4个步兵连，除五连有4挺机枪，全连战士每人1支步枪。除排长以上都有驳壳枪外，其他3个连每连有145名战士，其中有百分之四十的战士每人只有10颗手榴弹，一把大刀和长矛。后来，营长吴庆发、



副营长丁龙飞、教导员徐元善、副教导员谭林有针对性地到连队讲话、作报告，并让营文化教员张翠云同志反复教唱《游击队歌》：“……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用革命歌曲来激发大家奋勇作战，向敌人要吃、要穿、要武器。6—8月“青纱帐”起，全营化整为零，以连、排、班各自为战，向“敌后之敌后”出击。越过封锁线到敌占区，灵活机动地消灭敌伪，装备自己。如我们五连由指导员马历同志和我带一个排，随区党委书记马辉之等领导同志在一夜之间巧越敌伪碉堡群，急行100多里的深山羊肠小道，拂晓前赶到十字道，袭击伪军据点旗开得胜。除伪军头子韩三抱头鼠窜外，其余伪军全部向我们缴械投降。随后就在凤凰鞍九龙山下的券门、里外十三（村名）配合地方干部向敌伪展开政治攻势，向群众进行抗日持久战宣传。同时筹集粮食，迎接北平地下党向平西根据地派出的干部和很多青年学生。又通过城联贸易关系从北平城里购出布匹、食盐、药品、纸张等。两个月后，我们全营集中在房山县的龙门台一带，总结了这一段的战斗经验。

（选自张文茂的《忆昌宛子弟兵团的组建与过渡》，有删减）